

漢書門			
九〇一五	函	架	冊
三〇一五	冊	架	冊

庫文開内			
九〇一五	函	架	冊
三〇一五	冊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5	
冊數	30(16)		
函・號	279	51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前漢書四十一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豕與後與

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

迎高祖立為沛公

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

噲以舍人從攻胡

陵方與

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

師古

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師古

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

與司馬卮戰碭東

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卮讀與夷同

郤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常從沛公

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卽公大夫也爵第七級

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

師古曰陽武縣之鄉

破李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

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

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

成武

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劉放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

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師古曰生獲曰虜

賜爵五大夫從

攻秦軍出亳南

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

河間守軍於杠里

破之

師古曰杠音江

擊破趙賁軍開封北

師古曰賁音奔

以郤敵先登

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

師古曰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

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

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預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

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騎於陽城東攻宛城

先登西至鄴

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

以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

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

封者加二號耳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

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

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

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

亞父謀

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

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

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

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

噲直撞入立帳

師古曰謂以盾撞下擊人撞音丈江反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

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

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

師古曰特項羽

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

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

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

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

獨騎馬

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

羽亦因遂已

師古曰已止也

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

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

後

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

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

白水北

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平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

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

擁輕車騎

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

師古曰聚讀與郤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

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

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師古曰地名也

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郤槐里柳中咸陽

師古

日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江漢安徽巡撫都院薛

亦真傳十一

三

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
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
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

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 從攻項籍屠蕘棗

鄉也今日樊川 清灼曰地理志無也

表有蕘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蕘棗則其地當在

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朱祁曰

後漢地理志濟陰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郡宛胸有蕘棗城 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遠至滎陽

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卒四千人

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

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王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

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

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

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是說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也綦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

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

江南案錄巡撫部以薛

前漢傳

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

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

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

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

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類

為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

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

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師

日闔官中小門也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

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諸言其罪惡也即上一

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

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

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

日釋解也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

解免其罪

江南安徽巡撫都院薛

行真專一

而伉母呂類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

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類等因誅伉舞陽侯中

絕數月孝文帝立廼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

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

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

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

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

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

陽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

別從西道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

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以將軍為隴

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師古

曰烏氏安定縣也枸邑今在幽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枸音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

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

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

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

印師古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

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絳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

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

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

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

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廼使人劫商令其子寄

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大尉勃廼得人據北軍遂

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鄴况賣

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

能下藥布自平齊來廼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

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廼封商

它子堅為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

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

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八百餘人

夏后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

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高祖考告者不服故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名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卽被樊噲名時按嬰時以縣

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

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

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

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

下亦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

署置官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

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為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為漢

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

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

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

兒棄之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

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陸各置一面擁持之樹

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

臨之也師古曰面偕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

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擁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踈

越雍讀曰擁○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

抱持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

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音沂

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

氏師古曰二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燕王反嬰從擊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

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

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

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閉暇所以固士卒卒以

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以功復

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

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

崩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

衡西京賦云北闕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

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

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頰師古曰頰音普河反尚平陽

公主坐與父御婢姁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

滕公及曾孫頗尚王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

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略地至

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

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

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

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

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

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

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

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

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

曰杜縣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故秦將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

騎來象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師古曰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

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擊破柘公王武軍燕函師古曰

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函柘縣名

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

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云射士連尹一人

蘇林曰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楚官也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

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

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

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

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

之卒也其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

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

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

郡守也時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向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

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項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

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

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及降留薛沛鄒蕭相師古曰

鄒師古曰鄒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

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

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

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

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

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
 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
 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
 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砮石師古曰砮音尹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
 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

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
 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
 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
 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
 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
 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為亂
 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
 事師古曰風讀日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

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
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
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

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

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號其德君師古曰

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賜爵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此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

名也左氏傳曰敖郟之間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

為相國云淮陰也博太山縣也師古曰參曹參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

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

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

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

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為丞相

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師古曰欽音翁宛音攻濟陽破

江南安徽巡撫都院薛

前漢傳

十三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為千人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侯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主車也

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

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

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

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

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

也後為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

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

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

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

日或以為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

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畧

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斬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

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

江南安徽巡撫都院薛

訂正卷十一

五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
 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
 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稀
 丞相敞破之師古曰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
 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
 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
 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繆沛人也師古曰繆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
 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
 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繆為信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
 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稀繆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
 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繆為酈城侯服虔曰音
管蒯之蒯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表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
 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繆子應為酈侯蘇林曰酈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
曰沛國當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

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

屠豈自知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蚋為喻勒功帝籍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

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刳師古曰周

父而令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勃等刳其

樊酈滕之傅靳周傳第十一終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前漢書四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淳如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

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有罪亡歸

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師古曰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

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

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

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

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

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是更號主計○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在此

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

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

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

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為客張

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

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

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

漢王不然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

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

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

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

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閒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

謂却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

一

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

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

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卽

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

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

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

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

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

曰堯年少刁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

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

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入與呂后有隙備萬

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

出師古曰不出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太后

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

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

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名昌

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

音其兩反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三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

賤秩任為左遷佗皆類此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

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

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

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

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

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

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

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

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

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今周昌為相乃

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

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

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
 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教免
 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
 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
 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文類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
 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矢之法
 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
 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謂北方之比音必復反臣瓚

口謂以此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此音類二反若百工天下作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
 就成也師古曰以救其刑死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刑死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
 也故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
 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
 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

歷制度

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

更元年蒼由此自細謝

病稱老蒼任人為中侯

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侯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

人為中侯之官

大為姦利上以為讓

師古曰用此事責蒼

蒼遂病免孝景

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

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師古曰言每就飲之

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材官蹶張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蹶踏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

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孽音布麥反

從高帝擊項

籍遷為隊率

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友

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

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

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

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

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

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

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

罷朝坐府

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

不來且斬通通

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師古曰第但也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

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困通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

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吏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

日適讀

而丞相嘉自縊

師古曰縊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為

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

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塹音畏儒之儒師古曰塹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

嘉聞錯穿

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

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

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

垣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且今之散官音如勇反

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請之

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曰

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

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
貌出躡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而言名為好律歷也而

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

然哉周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質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

曹陳平異矣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前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前漢書四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

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自謂

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師古曰徇亦畧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齧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荷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

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

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

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

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

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弔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

見食其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

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如儒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

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

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

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下降也即

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

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
 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
 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
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卻自奪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畧反臣竊以為過矣
 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日工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

上黨之南行皆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

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

而制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

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劉攽曰此時

何緣更有田閒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諸田宗彊負海

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
 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
 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
 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
 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

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古

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

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

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引也音爰

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

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隄距飛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
 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
 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燕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
 其賣已迺亨食其引兵走灌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
 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
 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

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相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箕踞見賈腹
 曰雅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帶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
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歸可謂至彊矣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河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
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
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
手耳於是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

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廼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畱與

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

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

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

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

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兵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

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

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辨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

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

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

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也上過音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

工承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

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

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

溷音下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

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

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

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

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

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周梁甫侯漢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既誅布聞建諫之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資服具師古曰資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

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

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

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

惠幸臣閔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者

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

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

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

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卒不

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

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

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

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

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

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

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

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邑名也郟今武積德象善

十餘世師古曰象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

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

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

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

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

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

日夷創也音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

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

也亢音岡又音卜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

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

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

日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

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

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

日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

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

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

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

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

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

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

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

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

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

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

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

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今陛下雖都關中實

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

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

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

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

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

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

其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

日鑠銷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安有反者此特羣

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

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

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

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

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

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

日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

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

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

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師古曰蒙猶被也日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

日搴拔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

康熙三十九年刊

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

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

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

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

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

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

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

日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縣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

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蕞師古曰蕞與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曰

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

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

日欲敘其下儀法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先謁者治禮引以次

先言儀如此也

行漢書十三

左

康熙三十九年刊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

師古曰志與幟同音

式餌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

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

傳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劉攽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

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

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

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

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

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

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

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其可

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

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畱

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

惠卽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徒通為奉

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

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

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孟康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

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閒師古曰請空閒之時不欲對眾

言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

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

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

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之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

曰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

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

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

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子孫柰

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柰

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

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衣冠月出游

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

康熙三十九年刊

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記曰

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

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搢紳之徒騁其知辨並成

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

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

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

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

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僭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閒師古曰謂

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

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終 前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前漢書四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

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及貫

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吏以

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

言吕后吕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以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令吕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傳十四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

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

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

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

裹金椎椎之師古曰裹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如

曰刻其刑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口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也

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

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

下謀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

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

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

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

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

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

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

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

它郡地封之不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

欲使錯在王國

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

間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

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說古委字訛謂曲也

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師古曰屬謂委棄皇帝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師古曰屬謂委棄皇帝

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夫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

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日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

城身被劓瘡師古曰瘡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

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

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

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上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

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見

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家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

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

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

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孝昭日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

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君通生二子事項王亡

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

其國退為郤陽侯以便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

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

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

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

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

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

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

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

口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

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

師古曰

師古曰

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師古曰執法也追念皐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

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

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

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

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

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

長安丞相張蒼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

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怒若處無度為黃屋師古曰

天子師古曰疑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

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

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時來者如賜共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時皆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噴說也奉

音扶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士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招謂及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

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守奇謀反頭稱士伍也開章名

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

尉奇等往捕開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

口師古曰姓蕭名忌簡音奸嚴助傳作間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

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

肥水師古曰謾也實葬肥陵謂云謾吏曰不知安在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達反此

下本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

之若柱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

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

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

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

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

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

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

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

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

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

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

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師

日炊器釜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酒二

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

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

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

令縣次傳爰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

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

特苦之耳令復之

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

淮南王謂

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

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曰檻車有封也

至雍

師古曰雍扶風雍縣

雍

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

南王盜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

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

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

皆

葉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

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

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干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

尺粟可縫而共承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

是上聞之曰昔

堯舜放逐骨肉

師古曰縑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

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廼徙

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國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蠡達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蠡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為貞信廼勞苦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

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

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為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

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賜書也

常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廼遣

師古曰草謂為文之稟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

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

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蚡

武安

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

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

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

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

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

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

師古曰性

慧了而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

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以反間

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反師古曰詔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然音則異

音同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

茶愛幸

師古曰茶者后名也音塗

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

成君女為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王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

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

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

太子學用劍自以

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

名與戲被

壹再辭讓誤中太子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

師古曰謂

讚毀之於王也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後人元更不敢效之

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今於河南雜治其事

逮淮南太子

師古曰逮赴河南也王王

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

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

餘日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有詔即訊太子

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淮南問之不逮

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

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從迹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師古曰即亦就也

王視漢中尉顏色

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

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

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雍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

當棄市詔不許請

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

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
 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
 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
 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夜與左吳等校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
 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
 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孽庶也

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

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

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

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

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

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

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

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
 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
 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

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
 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
 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
 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
 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
 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
 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
故云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
 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

人為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之掌
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
 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
 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
 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

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

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師古曰計猶與未決遣出去

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

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

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

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

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

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

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辟下皆類此

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

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

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

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

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

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

也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

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

滅之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

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

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

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

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

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

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

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

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與謂獎勵也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

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

康熙三十九年刊

訂定傳一曰

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

姦太子數以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

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

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繫

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日父之

旁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

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

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

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

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

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

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

與奴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

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

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

將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

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

東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

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及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主胡 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

與父式王后光姬卒見姦詩人倫師古曰許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

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

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賈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

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獷好為寇亂當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

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謀同音之充反

為畔逆仍父子師古曰仍頻也亡國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

也亦其俗薄臣師古曰靡謂相隨從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

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終

前漢書四十四

漢書卷四

七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上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蒯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

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

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中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側吏反字本作事周官考工記又作蓄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

師古曰施

設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日反

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

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

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

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矣

用臣之

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

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

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

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皆為金城

湯池不可攻也

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為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今眾皆見

則邊

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

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

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

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

師古曰閒使謂使人同閒隙而單行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

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

將軍將數

萬之衆迺下趙三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恃信曰何謂也師古曰不欲顯言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天

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

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

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維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臯張

日於成臯戰傷留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

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

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

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

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傳十五

二

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泚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

萬曆二十六年補刊

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鄉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日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

曰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

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

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諒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逢蠱之致蠱師古曰與讀曰預蠱蝎也蠱毒也蠱音丑界反蠱音

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

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

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

曰告令罷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

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
 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
 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
 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
 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
 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

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
 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曰緼
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焯
治死犬焯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

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
 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
 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
 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
 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古師
 口雋音字交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美而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
 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
 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

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材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

師古曰最居其上

久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

師古曰私諫之

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

張晏曰吳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

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之

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說師古曰說讀日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焚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

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

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

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

軍遇上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

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

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

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

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

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

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

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

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

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

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閒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

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

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

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

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皐口而今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

先要成皐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

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輟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

守武關河南大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

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

皇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

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

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閒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

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

讀日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

前漢書卷之五

八

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

師古曰屈音具勿反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十八九成

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迫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

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

大呼天下響應

師古曰呼音火故及鄉向讀曰響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

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

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

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

力屈

師古曰盡也

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

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

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

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

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豈死
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不究其實也

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

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

日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

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

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

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叩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胡反

嚮讀日嚮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

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

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敷劍反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口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

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

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

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

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

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

不可以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

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

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

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土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

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

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讀曰黨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

兵而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

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于見反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

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

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

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

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

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

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

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

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上不許竟

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

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

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縠紗縠紡

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衣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下亦同淳曰交輸謂正偏使一頭狹若

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賈逵謂之

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纒師古曰冠如蘇二說皆是也禪纒故行

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纒也臣

贊曰飛翾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

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

灑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皆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也盡劾没

入宮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止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

順治十六年刊

咎之徵也音息退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

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朝巫祀鬼詐以酒

駁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鉗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二道坐而死者前後

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二莫

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

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師

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坐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迺復亂吾父子也夫

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

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為授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

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徑道自通也躬

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

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

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

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後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抒挹

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適與中郎右師

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師古曰謁

若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

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

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

師古曰

曰撓擾也撓音呼高反

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專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友目

師古曰友目古側字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

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于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

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

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駭不曉政事師古曰駭愚也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師古曰僕

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

狩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大鳴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

也噴古叫字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

曰竟讀京師雖有武彊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跡而押至又穎曰押者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

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師古曰

莫報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

國疆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

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

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自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

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

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

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疑

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效噓

寔音尾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

為慶以寔服氏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擁十萬之衆

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

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

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

日謂聞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

謀服遠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

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且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

為貴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書奏

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

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

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

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

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掎師古曰掎從後引之

居綺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異師古曰

其事則為謀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為萬世慮而

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

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

年災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蒞於河鼓師古曰

字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

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

總督江南江西部院王

前漢傳五

六

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古師

日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

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

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

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劉攽曰

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

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

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

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

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

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日間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

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

簡練戎士繕修于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

公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

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

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

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

相御史奏躬舉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

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太

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

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以誑誤

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

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姦人

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

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

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

師古曰桑東

杖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

師古曰

音皮

持七招指祝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

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

仰天大諱

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

日咽喉嚨音一千反

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

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

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

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

廢銅

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

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

中土皆免寵等徒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

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讎將安歸兮師古曰決讎盛貌決音烏朗反

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徘徊

其所謂不待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若風動則機

發焱音必逞反叢棘棧棧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

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

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涕泣流兮張晏曰

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臣以致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

完萑音心結惛兮傷肝孟康曰惛音骨虹蜺矐兮日微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耀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孽杳冥兮未聞淳如

曰虹蜺矐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諱冤際絕兮

誰語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鳴諱者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諱音火故反

助音午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

口列謂陳列其本心秋風爲我塗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

撫神龍兮盭其須師古曰盭與孽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

日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

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具論語蒯通一說而喪

三儁應劭曰亨鄴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

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李奇曰詐爲王畫策而讐見納也師古曰讐讀曰售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王畫詐僞之策而見納用也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

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營營青蠅止於焚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

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

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樂書構郤而晉厲弒

日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鄆陵之戰郤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以反

弒厲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

逐之奔齊叔孫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

病牛餓殺之邱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

平子不勝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

因出奔齊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

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宰嚭譖胥夫差喪

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則大衆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

吳李園進妹春申樂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

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

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

春申君之寵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

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

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

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

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伊戾坎盟宋痤死

於望夷言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

戈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

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順治十六年刊

李況視刊

順治己亥午月

望前三日校閱

朱謨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前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前漢書四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居中而消滌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消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

故名其里為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

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此也師古曰舉

也皆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

其恭敬履度故難之

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

師古曰

曰史失其名故云

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師古曰馴順也

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

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

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摠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

石故號

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為朝臣

師古曰豫朝請

過官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諄讓為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

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罪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師古曰

日申申整

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閭

閭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

唯謹

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

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

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師古曰質重也

建元二年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

張晏曰寶太后

太后以為儒

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師古曰恙

憂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

入子舍

師古曰入諸子舍自

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翬廁諭身自澣酒服虔曰親

身之衣也蘇林曰諭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諭行澣也孟

康曰廁行澣諭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

曹謂之諭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疾諭師古曰

親謂父也中翬若今言中衣也廁諭者近身之小衫若

今汗衫也蘇音晉說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

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以是親

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

茂陵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

日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迺謝罷慶師古曰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

國大治師古曰不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言無所治罰

三

三

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減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

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

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

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滔

日高干曰陸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

師古曰墜填也

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

禮嵩嶽

通八神以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

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

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

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

日去者謂吏出使而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

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

也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

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

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

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君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

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

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

位不能理請入粟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

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事欲歸之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

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令自殺

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

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軍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

曰能左右趨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

古曰何即問也不誰問耳綰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

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

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

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繫移易質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

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為河間

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

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

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
 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
 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
 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寃免之後夢諡曰哀侯子信
 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
 而人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
 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
 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
 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

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

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此

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

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以是得幸入臥內於

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

日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

欲言毀之故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

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

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樊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

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下合於六經說者云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

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

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

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
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汙君子譏之

